

签名封专辑

藏书·记事·忆人

藏书记事忆人

作者 熊光楷

收藏者 熊光楷 寿瑞莉



新华出版社

藏書

記事

憶人

簽名封專輯

藏書·記事·憶人

作者 熊光楷

收藏者 熊光楷 寿瑞莉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记事·忆人：签名封专辑 / 熊光楷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5

ISBN 978-7-5011-9968-6

I. ①藏 II. ①熊 III. ①封面—中国—现代—图集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4428 号

藏书·记事·忆人：签名封专辑

作 者：熊光楷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王 婷

书籍装帧：伍民力 蔡 恒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印 刷：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5mm × 230mm

印 张：23.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968-6

定 价：6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序言

藏书助我颐养深情

——2008年版《藏书·记事·忆人》自序

我爱好收藏。我爱好收藏的，不是奇珍异宝、古董字画，而是签名书。古今中外的签名书都在我收藏之列。有时候，斯人远去，收藏签名书有困难，我也以收藏盖章书为乐。古人写信，见字如晤，古人掌军，见印如令。通过这些签名书和盖章书的收藏，我和这些作者们也如同可以会面，可以交谈，可以亲耳聆听他们在书中的叙说。

我对签名书的收藏，缘起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于1993年10月。1994年，邓榕送给我一本精装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书前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那一页，留着邓小平同志的亲笔签名，落款时间是1994年。邓小平同志诞生于1904年8月22日，1994年恰好是邓小平同志90寿辰。能在邓小平同志90寿辰之际得到他的亲笔签名书，让我深感荣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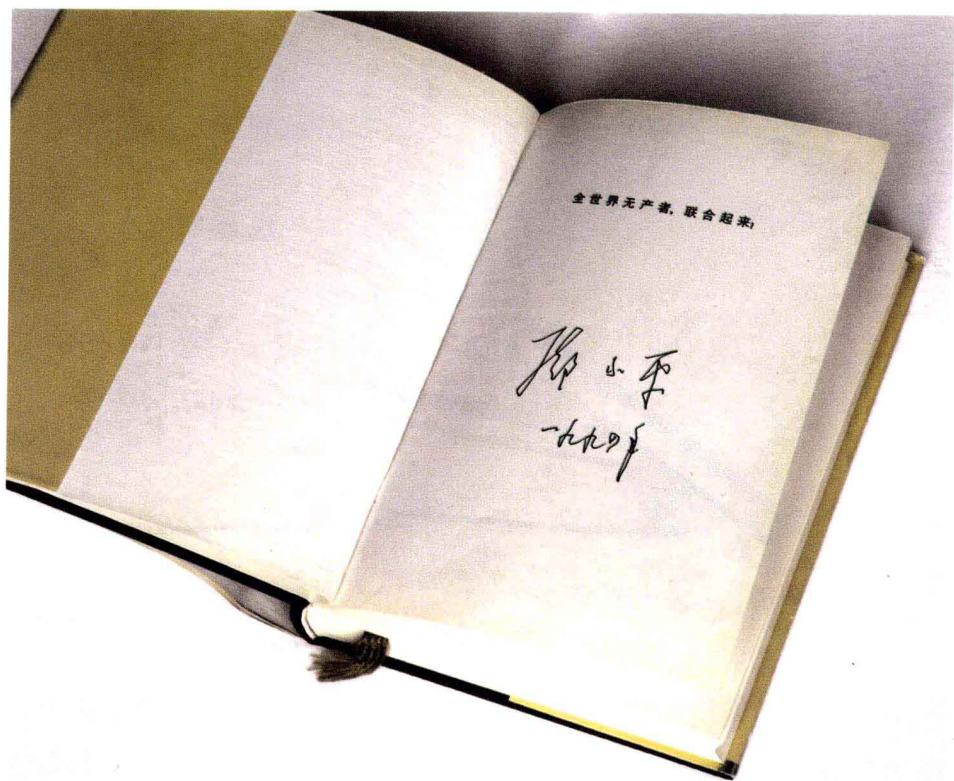
正是由于这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特殊意义，所以1994年虽然距今已有十几个年头，我还能清晰记得那一天的激动与振奋之情。当我翻开熟悉的亮黄色的封面，邓小平同志的签名立即



《毛泽东选集》盖章本

跃入眼帘。笔迹清晰光亮，犹如新写出来一般；笔锋劲峭有力，秀拔刚硬，简约中透着力度，全然不似出自一位90高龄的老人之手。真是字如其人，毛主席评价邓小平同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同志的签名，就是这种鲜明性格特征的生动体现。

邓榕赠送给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这本书竟然打开了我生活的另一扇大门。在此之前，我也收藏过一些签名书，但都是零零星星的，总共也只有几十本。从那以后，我开始一发不可收地系统收藏各类签名书、盖章书。到今天，我收藏的签名盖章书已超过2000册，作者更是遍及全球，有中外名人，也有师长亲友。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签名本

在这里，除上述邓小平同志的签名书，我还要说说我收藏的毛泽东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的签名书和盖章书。

走上签名书收藏之路后，我最想得到的是毛泽东同志的签名书，但这无疑是个奢望。现存于世的毛泽东手迹，大都珍藏于博物馆、档案馆中，即使有少量流入民间，也都被珍如拱璧地保存着，连目睹都很难，更别提纳入我的收藏行列了，但我仍心有不甘。

1998年4月，我因为工作关系到湖南韶山冲参观。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我看到了一枚明黄色石料雕刻的龙钮大印，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三字。这勾起了我梦寐以求的收藏念头。当时的湖南省省长杨正午同志陪同我们参观。我当即和杨正午同志商量，能否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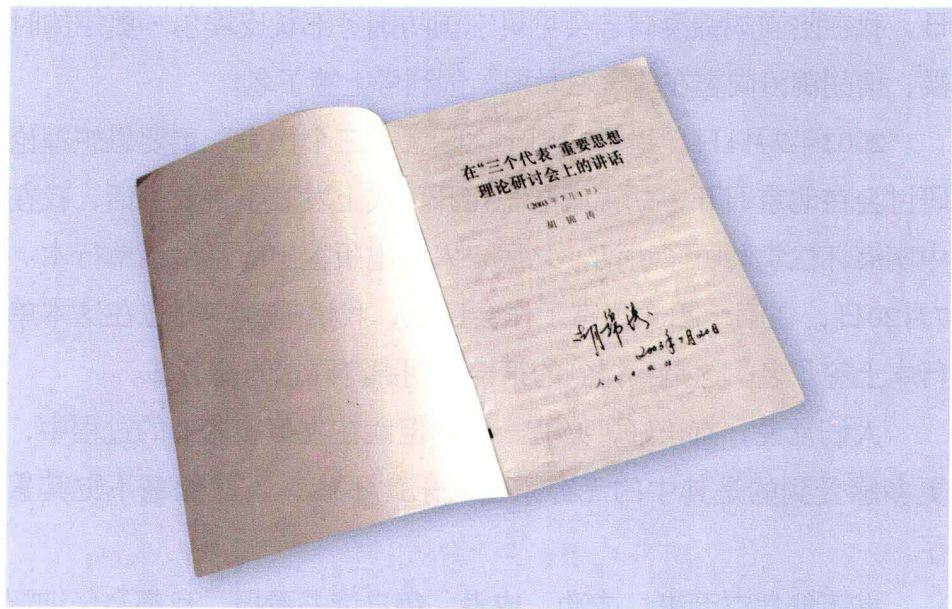
《江泽民文选》签名本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打开玻璃罩清理灰尘的时候，为我铃章留念。杨正午同志同意后，我又当即买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留了下来。

回京后不久，我收到了这本铃盖毛主席印章的《毛泽东选集》。纪念馆的同志还附来一信，说：“这枚‘毛泽东’印章，是我国著名金石篆刻家邓散木为毛泽东同志精心刻制的。毛泽东同志对此印十分钟爱，并将其加盖在他特别喜爱的书籍上。”

这样，虽然我无缘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笔签名书，但能有幸得到盖章书，也算了偿了夙愿。

由于工作关系，我还得到多本江泽民同志的签名书。其中第一本是《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那是1999年盛夏，当时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在北戴河办公。有一天，在江泽民同志接见并宴请我分管单位的科技人员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签名本

后，我拿出一本刚刚出版的《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请他签名。当时，江泽民同志已经知道这本书出版了，但还没有见到，因此，我得到的应该是此书的第一本签名书。2006年8月，《江泽民文选》（全三卷）出版发行。8月10日，又是在北戴河，我请江泽民同志在三卷《江泽民文选》上一一签名留念。

对于江泽民同志在百忙中仍然关照我收藏签名书的兴趣爱好，我一直深怀感激。2004年8月，我曾经有机会向江泽民同志展示并汇报我的部分收藏成果。江泽民同志看了之后，还专门题词“学习就是力量”予以鼓励。

早在收藏胡锦涛同志签名书之前，我就收藏有胡锦涛同志签名的创刊号《学习时报》。《学习时报》由中央党校编辑出版，创刊于1999年9月17日，创刊号的头版头条，刊登的是当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的发刊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2002年7月5

日，我在陪同胡锦涛同志会见贝宁国防国务部长皮埃尔·奥绍的时候，请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时报》创刊号上签了名。

2003年7月1日，建党82周年之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同志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了讲话。之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讲话单行本。7月20日，在第十四次武官工作会议上，我请胡锦涛同志在这本单行本上签了名。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胡锦涛同志的签名书。

人们常说，有一好，必有一累。但我在收藏签名书的过程中，更多感受到的是其中的无穷乐趣。乐此不疲，当然丝毫不觉其累了。

书不能凭空而来，或购，或索。每日读书看报，我都会仔细留心出版信息，遇到好书，立即设法购买。当然，朋友们的书，我还可以索要。索书有索书的技巧，可以托人，可以寻找机会与作者见面，也可以讲课等为“代价”，或以赠书为名“交换”。至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的都是乐趣。

购书、索书必须读书。不读书，既对不起作者的伏案操劳，也对不起作者亲自签名的拳拳苦心。干任何事，强迫总不是好事，只有读书除外。像鲁迅先生海绵挤水一样挤出时间，强迫自己读书，实在是百利而无一害。读书可以陶冶性情，可以扩大视野，可以提高修养，可以提升境界。读书之后再藏书，用书筑起黄金屋，胸中就有百万兵。因此，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军半个多世纪的军人来说，藏书，就是为了藏兵。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在浩瀚的世界大势中，一个人永远都只是浪花一朵，他的亲身经历永远都只是事情的一些侧面。要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读

书。手捧书卷，或者潜心研读，或者随意浏览，或者快速搜索，或者直取所需，我常常能够“撞”见自己经历的往事。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往事如烟，但在书本上，往事却是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读书可以勾起我对许多事情的回忆，可以补充完善我对许多事情的认识，可以使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得到许多启示，从而启发我积极而主动地面向人生，面向未来。因此，藏书，也是为了记事。

购书、索书、读书、藏书，像蚂蚁一样辛苦，像蜜蜂一样勤劳，既是为了书，更是为了人。书不仅是知识，而且还是媒介。检点自己的藏书，仿佛是与人类的众多精英分子进行跨时空的精神交流，又仿佛是与我的众多朋友倾心交谈，互通款曲。因为这些书，既使我想到了那些名垂青史的革命前辈、开国元勋、外国政要、文学巨匠、科学泰斗、经济学大师，又使我想到了那些曾经费心帮助我搜集签名书或者将他们收藏的签名书赠给我以成我之美的朋友们。以书鉴人，以书会友，无论他们多么伟大还是多么平凡，都对我如何做人有帮助，对我如何看待人生有益处。因此，藏书，还是为了忆人。

藏书、记事、忆人，对我来说，这已不仅是单纯的爱好，而是一种修养身心的方式。明代张岱曾经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因此，藏书之癖，有助于我颐养深情。

(本文原为2008年版《藏书·记事·忆人》的作者自序，收入本书时删去了文末鸣谢部分。)

与人沟通 与世沟通

——《藏书·记事·忆人：签名封专辑》自序

邮政通信是人类最早的远距离沟通信息的方式。在世界邮政史上，古代的中国和古巴比伦、古希腊等都曾留下大量邮政与驿站的记载。人类最早的文字之一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就刻在当时人们传送信息的泥板上。在古希腊戏剧中，“报信人”往往是重要角色。在中国，人们曾经在34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看到“来鼓”二字。据考证，“来鼓”就类似于今天的通信兵，在当时，已经有了边疆驻军向天子报告军情的通信制度。自古以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等诗句，寄托了人们对亲人的思念和信息沟通的渴望。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开拓，人类的邮政事业也极大发展起来，遍及世界各个角落。1840年5月6日，世界上第一枚邮票、印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的“黑便士”在英国公开发行，当年重印11次，累计发行了6800（也有记载为7200）万枚。邮票的诞生是近代邮政制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人类的邮政事业从此步入新的时代。“黑便士”诞生170多年来，邮票对人类生

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有三个袖珍国家——圣马力诺、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都以发行精美的邮票闻名于世，其邮票销售收入甚至成为国家的一项主要创收来源。

中国虽然在近代饱受列强欺侮，但邮政的发展并不滞后。2010年10月30日，我出差天津，专程参观了刚刚落成开馆的天津邮政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原为大清邮政津局旧址，是一幢青灰色双层欧式建筑，位于天津解放北路与营口道交会处，是目前中国唯一幸存的清朝时期的邮政局房。在这里，我了解到，1878年3月23日，天津海关税务司发布公告，开始收寄信件，并组织相应的海运和陆运邮路，这是中国近代邮政的起点。在天津邮政博物馆，我还有幸欣赏到清朝政府于1878年发行的“镇馆之宝”——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邮票一经诞生，就出现了相应的收藏者。1840年“黑便士”发行不久，英国报刊上就出现了关于收集邮票的新闻报道。1841年《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征集邮票的广告，据说发布广告者已经收集到一万多枚“黑便士”邮票准备用来进行房屋室内装饰。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集邮传入中国。在众多的收藏领域中，像这样藏品与收藏爱好者几乎同时诞生的情况并不多见。其原因何在？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信件具有“与人沟通、与世沟通”的特殊功能，并且极富个人色彩，而邮票和信封将信件的这种特殊性仪式化了。100多年来，人们在实践中不断为集邮注入新的思维、模式、方法，才使其有了今天的丰富内涵和宽广外延，风靡全球。

人们之所以离不开信件，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沟通的渴望和需求。在古代，要想了解远方的世界，了解远方亲人的生活状态、

喜怒哀乐，只能通过写信。今天我们看到的书圣王羲之墨迹，除了《兰亭集序》《乐毅论》《黄庭经》之外，绝大多数的是诸如《丧乱贴》《寒切贴》《快雪时晴贴》等信笺。这些信笺有行书，有草书，为今人展现了王羲之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具有不可复制、难以替代的独特艺术魅力。邮票诞生后，邮票、邮戳、信封等邮政元素，将私密性、个性化的信件仪式化了。集邮是一项文化活动，以邮票为主要收集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扩展到与邮票和邮政有关的邮品，如实寄封、首日封、邮资封片、邮政日戳、签名封等等，通过对它们收集、鉴赏、研究，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知识水平。

信件还有一点特殊之处，就是上至国家、国际性机构，下至每一位普通公民，都与它息息相关，都可以通过它传递重要的信息、寄托美好的愿望。邮票是认识世界的窗口，这是人们的广泛共识。在我孩提时代，周围每个同龄伙伴几乎都有一本小小的邮票册，邮票大多是兄弟姐妹和同学们从信件上收集来的，有时也转给其他的兄弟姐妹和同学。一本邮票册，仿佛就是一本微缩的百科全书。通过一枚枚精美的邮票，我初步认识到世界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我的两个女儿从小就喜爱集邮。她们都曾以《小小邮票》为题写过作文，她们的文章都被老师评为范文。

集邮是一种爱好，也是一门学问。许多中外名人都喜欢集邮。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从10岁开始集邮，终身不渝，一生收集邮票超过100万枚。1932年12月21日，罗斯福曾自题：“我寄生于我的癖好，特别是收集邮票。”苏联作家高尔基收集欧洲各国邮票和苏联邮票，还参与交换邮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集邮方面享有“世界上私人藏品最丰”的美誉；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

公认的超级体育邮票收藏家；世界著名“邮王”费拉里生前的最后一天，还在瑞士洛桑追寻珍邮。在中国，1922年，上海成立了中国集邮者的第一个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如今，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会员已发展到数百万人之多。中国的文学家鲁迅、夏衍，京剧大师梅兰芳等都是集邮爱好者。我很喜欢老舍先生的题词：“集邮长知识，嗜爱颇高尚；切莫去居奇，赚钱代欣赏。”

今天，随着人类通信事业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电话、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的兴起，纸质信件以及与之配套的邮票、信封距离人们的生活似乎越来越远了。但与此同时，纪念封和各种纪念邮票却异军突起，收藏价值更加突显。各种重大事件、各个名胜景点、各类知名人物的纪念封层出不穷，异常繁荣兴旺。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召开，我们前往参观，看到世博园里等待加盖纪念邮戳的长长队伍，不禁感慨万千：邮品收藏的生命力真是旺盛，它既古又新，既高雅又大众，在时代潮流冲刷下更显出不凡魅力。2011年，我有幸成为外交部集邮协会的顾问，收藏了许多建交纪念封，深切感受到纪念封在国家外交中的特殊作用。一枚建交纪念封，上面印着两国国旗或国徽，贴着两国邮票，盖上两国邮戳，价格低廉，却精美绝伦，能够充分体现两个国家及其人民真诚友好的心愿，意义非凡。人们常说，邮票是国家的名片，那么，外交纪念封就是两国建交的另一种“国书”。

从收藏的角度看，邮品收藏既有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更有纪念意义。无论是邮票、邮戳，还是纪念封或者纪念封上实际寄信人的手迹，其纪念意义都是首要的。我们收藏纪念封，最看重的也是其纪念意义。多年来，我和夫人寿瑞莉都是签名封收藏的爱好者。由于工作关系，我出席过许多重要活动，参加活动时我常常会带

着纪念封，在方便的时候请与会者签名留念。我之所以能够将党的十四大以来历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委员的签名封收集齐，就是因为我一直坚持不懈，既恭逢其盛，又不虚此行。这些签名封当然意义非同寻常，但完全是纪念意义，与经济价值无关。我的夫人寿瑞莉也常常忙于此道，乐在其中。2000年，当世界迈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之际，寿瑞莉与中航技公司的同事霍郁华等一起策划了一个印发“中航技跨入2000年纪念封”的活动，并且与一些集邮爱好者共同组织了一次让朋友们在全球各地用邮寄签名封的方式纪念新年的活动。这些成功的活动，使那个跨越千年的特殊日子在我们家里有了永远值得纪念的载体。

在我们的收藏中，签名书的收藏和签名封的收藏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许多时候，我们在收藏签名书的同时，也收藏了签名封。签名书与签名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得益彰。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有助于人们增长知识，了解世界，加深交往，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两者都注重精神蕴涵而非经济价值，只需要一颗恒心、一份毅力，不需要破费多少，就可以在精神上有所收获。不同之处在于，签名封更加侧重于纪念价值而非知识传播，使人们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唤起美好回忆。一枚枚签名封，虽然不像签名书那样拥有厚重的知识积淀，但它们像一个个小小的冰山尖角，下面也有巨大的冰山可供开掘。我曾将收藏签名书的目的概括为“藏书、记事、忆人”六个字，实际上，这六个字也同样适用于收藏邮封。一枚枚小小的签名封，上面可以记载国家大事，也可以记录普通交往，而一个个签名，把收藏者和签名者沟通联结在一起，成为一幕幕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忆。

多年来，像签名盖章书的收藏一样，我们夫妇收藏的签名封也

常常成为我们与朋友之间津津乐道的话题，观赏品评的风景。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值此之际，我们将多年所藏签名封作了一些整理分类，其中，既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开国领袖后人的签名纪念封，也有开国元帅、大将后人的签名纪念封；既有新时期以来我党主要领导人的签名纪念封，也有这一时期军队领导人的签名纪念封；既有国庆大阅兵、联合军事演习、航空航天、环球航行等重大事件的签名纪念封，也有海军、空军、二炮等军兵种的签名纪念封。此外还有外国元首、政要和中国驻外大使、武官签名的外交纪念封。收藏本来是很个人的事，但藏品的价值往往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意义。正是由于各界朋友的帮助，我们才能拥有如此丰富的藏品，所以，我们也有义务用自己的藏品反哺社会。因此，我们决定出版这本《藏书·记事·忆人：签名封专辑》，同时公开举办展览，与社会各界朋友共同分享这些藏品的魅力，以答谢众多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多年来对我们收藏的支持、帮助和厚爱。希望这些签名封能够传递友好情谊，带给人们长久的美好享受。

藏书集邮 相映成辉

——何鲁丽签名题词的首日封（代序）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名誉会长何鲁丽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首日封上为作者夫妇题词：藏书集邮 相映成辉。